



当代汉语新词语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的范畴化

赵艳梅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前空型表人词语模”是一种造词能力强大的结构,从当代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它应属于范畴中的基本层次范畴。近十年来,“X族”“X客”“X男”“X哥”“X控”等前空型表人词语模已经成为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根据这些典型成员模标的语义特点和模槽的聚合功能,可从以往类似研究中未曾尝试的角度,即泛指性、关系性、隐喻性,对其进行分类探讨。同时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改变,这些典型成员也是可以“转移”的。

关键词: 范畴化; 认知; 前空型表人词语模; 新词语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60-08

Categorization of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in modern Chinese

ZHAO Yanmei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is a kind of structure with powerful word-building capacity. We analyz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It should belong to the basic level category. In recent ten years, "X-zu" "X-ke" "X-nan" "X-ge" "X-kong" and other front-empty-type patterns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have become the typical members of this category.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pattern markers of these typical members and the aggregation function of pattern cavities, they were classified and discussed from generic, relational and metaphorical aspects, which has not yet been tried in previous similar studies. But we should also be realiz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people's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se typical members can be transferred.

Key words: categorization; cognition;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new words

在现今这个彰显自我、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总体人群的显著特征就是族群化,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小族群用代码固定下来,便形成了以语言为表征的“人以群分”。在表人词语群中,有部分词语群得益于“词语模”对这些各具特点的人群的描写和固化作用。

“词语模”是李宇明^[1]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具有造词功能的框架,由不变的“模标”和中空的“模槽”两部分组成。在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简称“前空表人模”)中,“模标”是每个小族群的共同特征,“模槽”是其区别性特征,族群之间通过“模标”相区别,通过“模群”相联

收稿日期:2018-12-05 网络出版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8122149-Y)

作者简介:赵艳梅(1978—),女,吉林松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词汇方面的研究。

系,族群内部通过“模槽”相区别,通过“模标”相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表人词语模网络。在认知视角下,它们之间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在词语模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认知角度进行的探讨很多,但多集中于隐喻转喻、概念整合、意象图示、构式语法,较少涉及到范畴。具体到表人模,一般是对个体模的认知研究,鲜少涉及模群。因此本文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基于当代认知语言学对范畴的基本认识,对近年产生的“X族”“X客”“X男”“X哥”“X控”等十个典型前空表人模进行分类探讨。

一、前空表人模的构词概况

类推是词语模的形成方式和运作机制。词语模的基式是一簇词语,从历时观点来看,词语簇的产生具有“时段”性,是语用主体有意或无意通过“类推”不断创造具有相同模式词语的过程,最后逐渐达到一种“约定俗成”,模式识别最终完成;从共时角度来

看,模式从基式中概括和析取出来后,语用主体有意依据模式通过“类推”快速、批量生产新词语,这种词语群的形成具有“时点”性。因此,可以说词语模的形成是“弱意识”类推的结果,词语模的运作按照“强意识”的类推原则。

词语模类推造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个同义类的大“模群”,和一个个以“模标”为标记特征的小“族群”。本文选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侯敏、周荐等编著的《汉语新词语》2009—2016年的年度新词语(正文部分词条)为语料。据统计,这8年产生新词语(包括新义和新用法)共计4024条,其中表人词语共958条,占新词语总数的23.81%,接近四分之一,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构词理念。其中“X族”“X哥”“X客”“X男”“X女”“X帝”“X姐”“X奴”“X控”“X二代”十个前空表人模构造的词语共计451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47.08%。2019—2016年这十个词语模的造词情况见表1。

表1 “X族”等十个前空型表人词语模构成新词语的数量概况(2009—2016年)

年份	词语模数/个										合计
	X族	X哥	X女	X男	X客	X二代	X帝	X奴	X控	X姐	
2009	60	1	15	14	6	9	0	2	0	1	108
2010	56	22	9	11	8	8	7	9	4	4	138
2011	31	30	6	2	4	6	5	0	4	2	90
2012	12	8	3	4	3	1	0	1	2	2	36
2013	24	2	4	3	2	0	2	0	0	0	37
2014	14	0	1	3	1	1	0	0	1	0	21
2015	7	1	0	0	5	1	1	0	1	0	16
2016	3	0	0	0	1	1	0	0	0	0	5
合计	207	64	38	37	30	27	15	12	12	9	451

分析表1可知:从横向来看,2009—2016年“X族”词语模的产量最高,8年共计产生新词语207条,其次是“X哥”“X女”“X男”等;从纵向来看,2009—2011年总产量较高,其后年份总产量出现较大下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X族”“X客”外,其余的表人模在某些年份造词上都出现了空缺;除了2010年外,其他年份某些表人模的造词也都出现了空缺。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三:一是某些表人模的造词能力还没开始显露,如“X帝”“X控”在2009年造词空缺;二是一些表人模的造词能力由于其他模式的分摊、新兴模式的出现、语用主体关注度的改变而呈现不同程度的消减,如“X奴”“X姐”的造词均在2013—2016年出现了空缺,2016年模式造词空缺最大;三是因为选取模式的时段问题,不能反映其造词的全貌,但“窥一斑可见全身”,“点”也可以反映“面”的某些特质。

二、范畴理论视角下的前空表人模分析

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对世界万物的概念归类,当然这种归类既取决于事物的客观特征,又有赖于人的主观感知,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就是范畴形式化的结果,也是对各种事物范畴化的工具。

Ungerer和Schmid在范畴化的具体探讨中,提出了两种范畴化方式^[2]:原型参照方式和家族相似性参照方式。以原型为参照要注意基本层次范畴成员应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即属性特征和外形特征。也就是说这些成员应属性相同,外形相似,其中的典型成员不仅共同属性最多,而且外形上应更具代表性。以家族相似性为参照是相对上位范畴而言的,建立基础是组成它的基本层次范畴之间具有相似性。综上可知,基本层次范畴是原型范畴,上位范畴是家族相似性范畴。

(一)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

根据 Ungerer 和 Schmid 的观点^[2],本文所讨论的前空表人模属于一个大的基本层次范畴,因为模标成分的固有性和位置的固定性,“X族”“X哥”“X男”“X女”“X二代”“X客”“X帝”“X奴”“X姐”“X控”“X粉”“X领”“X爷”“X叔”“X替”“X漂”“X妹”“X妈(妈妈)”“X爸(爸爸)”“X宅”“X霸”“X奶奶”“X人”“X民”“X员”“X师”“X一代”“X党”“X派”“X工”“X军”“X手”“X模”等是表达该层次的词语,即“基本层次词”,“族”“哥”“女”“男”“二代”“客”“帝”“奴”“姐”“控”“粉”“领”“爷”“叔”“替”“漂”“妹”“妈(妈妈)”“爸(爸爸)”“宅”“霸”“奶奶”“人”“民”“员”“师”“一代”“党”“派”“工”“军”“手”“模”等是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身份标记”,是“形形色色的‘人’”,这些前空表人模之间拥有很多共同的语义属性,即共同的语义特征。根据邵敬敏等^[3]对语义特征所作的分类,以上这些前空表人模基本范畴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自然性语义特征和组合性语义特征。自然性语义特征是从最基本的概念、逻辑意义分解出来的,它是语义特征的主体,数量多且杂。基于词语模是对基式的抽象和概括,一经产生便具有定型性,即“能够标示模标成分与模槽成分的性质”,“还制约着所生成词语的语义走向”^[4],因此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自然性语义特征表现在[+具体]、[+可感知]、[+生命]等多方面,而且从理论上说这种列举是无限的;而所说的组合性语义特征,是指影响到“模标”和“模槽”搭配的语义特征,即“能够限定模标成分与模槽成分的位置”且“制约所生成词语的语法性能和结构关系”^[4],因此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组合语义特征是[+模标后置]、[+名词性]、[+定中结构]等。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具有相当多的共同属性,且在“外形”上相似,可以把这种“外形”理解成“形式的”和“语义的”,形式上都是“X+N”的定中结构,语义上都是“具有各色特点的人”。因此从属性特征和格式塔特征来看,可以把前面列举的所有“X+N”式前空表人模界定为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

(二)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

依据前述 Ungerer 和 Schmid 的观点,原型理论中的原型既可以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也可以是从范畴成员中概括出来的图式^[2]。在对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的分析中,本文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即认为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能够

很自然地成为范畴化的原型,也就是认知参照点。这里所探讨的原型主要是在基本层次范畴上起作用,属于“世界上本身就存在的事物”,而非“人们创造的事物”的原型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范畴化的原型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人们的认知机制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中,成员的典型性在不断发生变化。各式各样的“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这是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但对各种“人”的归类因此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人们认知上的改变,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以语言为表征。反映在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中,“X人”“X民”等本应是其中的典型成员,这是由模标“人”和“民”的语义特征决定的。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的释义(取基本义或常用义)为:“人,指某种身份或职业的人”^{[5]1096},“民,指某种人”^{[5]908}。它们的语义所指宽泛,语义等级不明显,是最接近于科学定义上“人”的语义特征的模标。因此从历时来看,“X人”“X民”等都是比较古老的词语模,早已有之。凭此模式产生的词语确实也相当多。在《汉语大词典》中,“X人”词语有1100余个,“X民”词语有300余个,如“官人”“匠人”“商人”“见证人”“边缘人”“草民”“顺民”“游民”“渔民”“烟民”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发展至今,以“人”“民”等为后置模标构成的新词语大量减少,虽然以它们为后置模标仍构造了一些新词语,但已经不足以触发人们的认知,这些词语辨识度已经不高,未被当作新词语,因此从2009—2016年《汉语新词语》年编收词情况来看,此类新词语的条目很少,如只收录了“养卡人”“状态人”“煎饼人”“矮星人”“微民”“学民”“核灾民”等,而“X族”“X客”“X哥”“X男”“X女”等已经逐渐取旧有词语模而代之。

至此,笔者注意到原型理论在认识论方面对语义范畴的解释力问题。原型理论认为,原型成员通常具有认知上的凸显性,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从原型成员到非原型成员,其凸显性等级呈递减趋势^[6],但这是“对语义范畴的理性内容的忽视”^[7]。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范畴中,典型性不是决定认知凸显的唯一原因,新奇性、多元性、经济性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会出现“典型转移”。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知焦点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表现在语言中,人们会用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词语把客观存在的某类事物或正在发生的某种现象纳入到某个已经存在的范畴中来。这个范畴中的原“典型成员”退居次位,耳目一新的“非

典型成员”跃居主位，“典型”发生了转移。至于这种转移的时效性问题，要依据社会文化条件和人们的主观心理而定。所以吴世雄等^[8]认为语义范畴的原型应有其文化基础，即语义范畴的原型分析应结合语义范畴演变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同时现代范畴理论也认为，范畴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对主观心理意愿的满足”^[9]。

因此，在前空表人模构成的词语中，“X族”“X哥”类词语明显增多，这是社会文化因素和人们认知心理在前空表人模原型范畴起作用的结果。新的事物和现象不断涌现，它们各自彰显自己的特点，而对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如果还是用原来的模标标记身份的话，这些特点的独特性、新奇性等就无从表达，因此要“推陈出新”。于是就出现了表1中所列出的近几年使用较频繁的十个前空表人模，它们也就成为了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

三、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典型成员的特点分析

表1所列出的前空表人模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成员，并非认知随意性的结果，而是由其模标语义的特征性和模槽功能的聚合性决定的。对这些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典型成员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泛指性

从表1中可以看出，“X族”类词语最多，与其类似的还有“X客”，以二者为模式构成的新词语达到了237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24.74%，其造词能力之强不可小觑。究其原因，二者处于“典型转移”的中间地带，语义表现上既有“传统风范”又不失“现代气息”，这是由模标“族”“客”的身份特点和二者模槽的聚合功能决定的。

首先，从模标“族”“客”的特点来说，二者在指“人”的意义上都具有群指性，而且都经历了一个泛化的过程。“族”是一个来自日语汉源词的模标，其表人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是：“①家族；③种族；⑤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5]1749}。从中可以看出“族”的语义经历了“具有较近的血缘关系①→具有较远的亲缘关系③→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特征⑤”这样一个语义逐渐泛化的过程，“族”的内涵越来越小，外延越来越大。所以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追星族”以来，以“X族”为词语模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词语，仅从8年的统计语料中就发现了207条“族”类新词语。而“客”是一个英源性的音节语素化模标，来自于英文“hacker”的音译“黑

客”，以后在类推的过程中，又逐渐加入了意译的成分，“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呼”^{[5]741}。这样，汉语引入后固定下来便成为前空表人模“X客”，依据此模式创造的汉语新词语就形成了一个“客”族群，指具有各种行为特点的人，“客”就成为了这个族群的身份标记，意义越来越空灵。从8年的统计语料中，可以找出30条“X客”类新词语，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不及“族”类新词语，但二者作为模标的共同语义特征最为接近，都表示具有某种特点的人，而且从来源上说，都是外源性模标，本身很新奇，传入本土后又具有了地方特征。综上分析，可以表明为何以二者为模标构成的前空表人模具有很高的能产性，“X族”“X客”也成为“典型转移”的重点前空表人模。

其次，从模槽“X”的聚合功能来看，因为“族”和“客”都是名词性模标，因此形成的词语模必定是名词性的，是“X+族/客”式的定中结构，其中“X”起修饰限制作用，无论它是动词、名词还是形容词，其语法功能都相同，这也是模槽聚合功能的第一点体现。模槽聚合功能的第二点体现是其中各个成分深层语义的相关性上，它们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或特征，可以互相替换，聚合成群。以表1的207条“X族”新词语为例，“X”为动词性的有137条，“X”为名词性的有60条，“X”为形容词性的有10条。具体举例分析如下：

动词性“X”。

a)突出行为动作的对象，如爱鲜族(喜爱新鲜食品)、抄号族(抄下商品的货号)、出海族(走出上海)、嫁碗族(嫁给公务员)、啃嫩族(依赖子女)、淘港族(购买港产的货物)、恐二族(害怕生二胎)、隐贷族(隐瞒助学贷款)、恐聚族(害怕聚会)、退盐族(退掉食盐)、抢包族(抢红包)、未富先奢族(没有富起来而购买奢侈品)等。

b)突出行为动作的方式，如鬼旋族(像鬼一样在外逗留)、秒杀族(在极短时间内拍下货品)、男就族(依靠男朋友就业)、蚁居族(像蚂蚁一样聚居)、全漂族(完全在外漂泊)、海囤族(海量囤货)、年清族(在过年时花光积蓄)、网课族(在网上听课)、自给族(自己供给)、月光退休族(每月花光退休工资)等。

c)突出行为动作的重点，如刷刷族(刷分)、团团族(团购)、囤囤族(囤货)、装装族(装出某种状态)等。

名词性“X”。

a)某种生活状态，如蚁族(生活状态如蚂蚁一样)、蜂族(生活状态如蜜蜂一样)、草族(物欲如草一

样)、柜族(居住在集装箱里)、锚族(子女如锚一样)、电茧族(网络编织的茧)、婚活族(以结婚为目的的各种活动)、密码族(热衷于各种密码)、时彩族(热衷于买彩票)、车车族(用汽车后备箱卖东西)等。

b)某种性格或心理,如榴莲族(职场中里香外臭)、刹那族(重视每一个瞬间的价值)、摆婚族(摇摆的婚约)、斑马族(生活要求简单)、花草族(职场中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脉客族(善于利用人脉)等。

c)某种“人”,如换客族(在网上交换技能的人)、虚客族(只看买不买的人)、房托族(从房产交易中获利的人)、财盲族(缺乏理财常识的人)、工漂族(四处漂泊的农民工)等,因为“客、托、盲、漂”等已有虚化倾向,以它们为模标已经构建了一批表人词语模。

d)某种事物谐音,如庐舍族(loser)、麻豆族(model)、考拉族(koala)、汉堡族(hamburger)、3 A族(爱情、家庭、事业都达到最高一级)、BMW族(bus、metro、walk,指乘公交车、地铁或步行上下班)、围脖族(微博)等。

形容词性“X”。

a)突出某种状态的特点,如孤族(孤独的)、准老族(即将跨入老年的)、安安族(追求食品安全的)等。

b)突出某种性格、行为的特点,如:死扣族(极其抠门的)、恼火族(因为节假日开支大而烦恼、生气的)、扣扣族(注重节俭的,“扣”是“抠”的谐音)等。

因为“X客”与“X族”的语法结构关系类似,此不论“X客”。综上所述,“X族”中模槽“X”的结构关系和语义特点非常复杂,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X”与“族”的组配能力非常强,几乎可以说只要有某方面特点的人,都可以用“X族”来指称,这也形成了“X族”极强的造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有爆发性的特点,因此短短几年中产生了如此多的“X族”新词语,也成为“典型转移”的重点。

(二)关系性

这里所说的“关系”,是基于表1中前空表人模模标的语义特点而言的,可以分为“对应关系”和“预设关系”。根据语义特点的不同,又可把具有对应关系的模标细分为“性别对应关系”和“亲属称谓对应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 性别对应关系——“X男”和“X女”

从词性上来说,模标“男”和“女”在《现汉》中被标注为属性词,只能充当修饰限制性成分。但从词语模的角度看,“男”和“女”作为模标,表示“某一类男性”和“某一类女性”,已经充当了定中结构的中心语。从语义角度看,“男”和“女”这两个模标都属名

词性,语义比较实在,但二者的内涵和以前相比却有了很大不同。

以“X男”为例。严格来说,“X男”是当代汉语中才出现的词语模。从表1中可以看出,8年共产生“X男”新词语37条。模标“男”的语义特征具有群指性,具有特指性的个例极少,37条新词语中只有“戳车男”和“抡车男”两例。从具有修饰限制作用的“X”的语义特征来看,多表示某类男子行为、性格或自身条件方面的特点,一般通过减缩或隐喻构词,语义透明度很低,而且不少具有外源性。根据“X”深层语义的相关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a)某种事物,如便当男(指年轻男性上班时携带的饭盒,源自日本)、“快餐男”(感情来去匆匆)、月亮男(对外人热情,对家人冷淡)、奶瓶男(心理上没有断奶)、灯笼男(打着灯笼也难找)。

b)某种动物,如牛奋男(像牛一样辛苦劳作)、鸡贼男(小气,精于算计,源于北京话)。

c)某种“名号”,如玩具男(取名于韩国20世纪90年代一个流行音乐组合“玩具”)、顺溜男(《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男主角)、乙男(日本电视剧《乙男》中的男主角)、余味男(《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男主角)。

d)某种外貌、性格特点,如丑帅男(长相不符合传统审美,但整体感觉很帅)、女子男(穿着打扮像女人)、标配男(认为只结婚不谈恋爱是标准配备)。

e)某种谐音或字母,如贝塔男(音译于希腊字母“β”,表示在“最优、第一”的“α”之后)、阿尔法男(音译“α”,表示各方面条件很好)、极客男(音译于“geek”,智商高、情商低)、4D男(具有多维度特征,“D”指“dimensions”)。

与“X男”相对的就是“X女”,“X女”是早已有之的词语模,在21世纪前比较多见^[4]。然而在近年,“X女”又有发展壮大的趋势。从表1中可以看出,8年共产生“X女”族新词语38条,在数量上与后来居上的“X男”族旗鼓相当。因为前面已经讨论了“X男”中模标“男”和模槽“X”的语义特征,而“X女”与其在“某一类人”这一语义场中构成对义关系,所以这里“X女”中“模标”和“模槽”的语义特征不再赘述。但要注意的是,“X男”与“X女”族新词语呈现出互补分布的特点。一种是模槽没有变化而模标有变化,如:三不男/三不女;另一种是模槽与模标都有变化,如:经济适用男/简单方便女、经适男/杠杆女、素养男/单贵女、豪华男/兴盛女。也正是因为模标“男”“女”的性别限制性和相辅相成性,模槽“X”

语义上的隐喻性,使得“X男”“X女”这组对应前空表人模构造的新词语大多指男性或者女性性格、行为、自身条件方面的特点。因此,“X男”“X女”在表人方面不及“X族”“X客”那么广泛,相应的在能产性上也不及后者,但还是可以作为“典型转移”的中坚力量。

2. 亲属称谓对应关系——“X哥”和“X姐”

从语义上来看,二者的模标“哥”“姐”在“亲属称谓”这一语义场中构成对义关系,而且语义都经历了由特指到泛指乃至脱落的过程,即:亲属称谓(表哥、表姐)→类亲属称谓(张哥、张姐)→泛亲属称谓(咆哮哥、咆哮姐)→亲属称谓义脱落(空哥、空姐)^[10]。从两个词语模创造新词语的数量上来看,表1中“X哥”类新词语是64条,“X姐”类新词语是9条,前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究其原因,除了词语出现的时段性原因之外,本文认为还有一种原因不容忽视,即“X嫂”“X妹”等词语模分摊了“X姐”的部分造词能力,而却极少有“X姐夫”“X弟”之类的词语模分摊“X哥”的造词能力,因此导致了在数量上“X姐”类新词语不及“X哥”类新词语。基于此以“X哥”为例来具体分析。

在搜集到的64条“X哥”类新词语中,发现具有特指性的有44条,具有群指性的只有16条,还有4条既可以群指也可以特指。特指性词语占比较高,而模标“哥”的语义演变中只有“亲属称谓”和“类亲属称谓”具有特指性,如果没有亲缘关系,那只能是“类亲属称谓”。这种语义演变中的“逆转”现象可以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中去探寻原因,而模槽“X”正是这种因素的体现。积极的、正能量社会事件中,人们对事件参与者持认可、褒扬的态度,自然想表达更多的敬谢之意,因此只有通过最靠近“亲属称谓”的“类亲属称谓”来实现,如:高考哥、上墙哥、蹭课哥、锦旗哥、垫钱哥、浇水哥、收碗哥、抱抱哥、公益哥、麻袋哥、街净哥等。相较而言,群指性词语中,模标“哥”就是“泛亲属称谓”或“亲属称谓义脱落”,有些甚至是“男性义脱落”,当然也显示出人们对事件参与者的一种或中立或贬抑的态度^[11],如力学哥、励志哥、齐全哥、公交哥、咆哮哥、外语哥、回收哥、U哥、厅哥等。同样的,“X哥”与“X姐”族新词语也呈现互补分布的特点,如动哥/动姐、房哥/房姐、U哥/U姐、淡定哥/淡定姐、犀利哥/犀利姐、笑脸哥/微笑姐。

3. 预设关系——“X二代”

“预设”属于语用学术语,叶蜚声等^[12]认为,句

子传递信息所依赖的、说话者设定为自己与听话者都知道的那些知识就是“预设”。预设属于背景知识,是一种附带信息,这里借用来分析模标“二代”。从表1中可以看出,8年共产生“X二代”新词语27条,“二代”作为前空表人模的模标,说明其是“一代”的下一代,与上一代有血缘关系或继承关系,语义上具有群指性,并且有某种预设性,这种预设性又是和模槽“X”相联系的。因此模槽“X”不仅对模标“二代”起着修饰限制作用,而且也体现了其中各个成分深层语义的相关性。具体分析如下:

a)“一代”具有的某种特点,如单二代、民二代、贫二代、官二代、权二代、名二代、团二代、微富二代、小康二代。

b)“二代”具有的某种特点,如拼二代、房二代、仁二代、新二代、强二代、坑二代。

c)“一代”和“二代”共有的某种特点,如文二代、写二代、笑二代、流二代、漂二代、游二代、导二代、商二代、油二代、垄二代、职二代、喜二代。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代”具有的某种特点,主要是由模槽“X”体现的,它标示着“一代”的生活境遇,也预设着“二代”的成长或生活环境。“二代”具有的某种特点,也是由模槽“X”体现的,它标示着“二代”的生活境遇,也在更深层次上预设着“一代”的生活境遇。“一代”和“二代”共有的某种特点,依然是由模槽“X”体现的,它标示着“一代”和“二代”共同的成长或生活环境,也预设着“一代”和“二代”共同的生活境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X男”“X女”“X哥”“X姐”“X二代”等前空表人模由于模标“男”“女”和“哥”“姐”的语义对称性、性别限制性和称谓限制性,以及模标“二代”在语义上的职业、身份限制性,使得进入模槽的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也必然受到局限,因此此五类前空表人模的新词语产量略逊于“X族”“X客”类前空表人模。

(三) 隐喻性

“隐喻”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现象和语言表达现象,它是“两个相似认知模型之间的‘投射’”。语言中的“隐喻”最常见的就是用—个比较具体的概念隐喻—个比较抽象的概念。^[13]在前空表人模中也存在这种“隐喻”现象,如表1中的“X帝”“X奴”“X控”。其中“帝”和“奴”都是名词性模标。“帝”的表人义在《现汉》中的解释为:a)宗教徒或神话中称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b)君主;皇帝^{[5]287}。而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专长或突出特点的代表人物”(意义源自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2010 汉语新词语》17 页,有改动)。“帝”语义的泛化经历了“天神中的主宰者→人世间的主宰者→某个领域的主宰者”三个阶段,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点就是“权威性”,语用主体依靠逻辑推理和联想,用“神界的权威”来隐喻“某个领域的‘权威’”,实现了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具有特指性,也具有群指性。模标“奴”的语义泛化也经历了“阶级社会中被役使的人→被役使的人→被某种事物束缚的人”三个阶段,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点是“被束缚”,因此用具体时间、具体阶层的“被束缚”隐喻经济或心理上的“被束缚”,实现了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具有群指性。

至于二者模槽功能的聚合性,要分别来讨论。首先来看“X 帝”,模槽“X”对模标“帝”有修饰限制作用,表示某个领域的代表事物,按照“领域”的特点,可以作出如下分类:

- a) 心理领域,如淡定帝、预测帝、表情帝。
- b) 专业领域,如房帝、口误帝、练摊帝、听证帝、特长帝、打工帝。
- c) 影视领域,如贺岁帝、龙套帝、收视帝、合影帝、酱油帝、霸屏帝。

而在“X 奴”中,模槽“X”的语法功能也是修饰限制,但在语义上是施事,是模标“奴”的施动者,构成了“X—束缚—奴”这样一个语义框架。根据“X”的语义特点,可以把“X 奴”作出如下分类:

- a) 心理施事,如上班奴、码奴、屏奴。
- b) 经济施事,如菜奴、坟奴、果奴、团奴、发票奴、险奴。
- c) 经济、心理双重施事,如孩奴、网购奴、年奴。

最后,来看一下“X 控”。“控”是一个来自日语英源词的模标,其语义也经历了一个泛化的过程。它最初产生于 ACG(动画、漫画、游戏)领域,因此一开始由“控”组成的控族词通常是 ACG 领域的专业用语。受到语源的影响,“控”在语义上表示“具有某种情结或极度喜欢某事物的人”,而且这种情结或喜欢有很极端、变态的味道,如“妹控”。后来随着使用领域的扩展,“控”语义上的消极、贬义色彩逐渐淡化,成为了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模标,泛指“非常喜欢某种事物的人”,具有群指性。表 1 中的 12 条“X 控”,都是“控”语义泛化后形成的新词语。从词性上来看,“控”具有动词性,但作为前空表人模的模标,它又具有名词性中心语的身份,可以用隐喻来解释。“控”在《现汉》中的释义为“控制”^{[5]748},而“X 控”中的“控”表达的是“控制主体的心理特点”,即“沉迷,

不能自拔”,所以是用具体的动作来隐喻较抽象的动作发出者的心理,从而实现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X 控”中模槽“X”的语法功能依旧是修饰限制,但整个模式形成的语义框架却是“人一控—X”,根据“X”的语义特点,可以对“X 控”作如下分类:

- a) 某种事物,如中国控、微博控、穿越控、四叶控、推特控、侦探控、攻略控、弟控、颜值控。
- b) 某种行为,如街拍控、签到控、辟谣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X 帝”“X 奴”“X 控”等前空表人模由于模标“帝”“奴”“控”在语义上的隐喻特点,造成进入模槽的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也必然受到局限,因此此类前空表人模的新词语数量逊于泛指性和关系性前空表人模。

四、结 语

本文以范畴理论为主导,对当代汉语新词语中的前空表人模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的改变,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发生了转移,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的表人模成为了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本文从模标语义和模槽功能两个方面,对其中的典型成员“X 族”“X 哥”“X 女”“X 男”“X 客”“X 二代”“X 帝”“X 奴”“X 控”“X 姐”作了分类探讨,结果表明:“X 族”“X 客”的模标具有泛指性,在语法聚合的基础上二者的模槽具有较强的语义聚合功能;“X 哥”“X 姐”“X 男”“X 女”“X 二代”的模标具有关系性,即对应关系或预设关系,五者的模槽具有潜隐的语义聚合功能,体现在每个模式模槽词语深层语义的相关性上;“X 帝”“X 奴”“X 控”的模标具有隐喻性,三者模槽的聚合功能分别体现于意义领域的不同。

在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认知的过程中,还有一点要注意,即在把“具有某类特点的人”是归入“X 族”“X 客”,还是“X 男”“X 哥”,抑或是“X 控”或其他的过程中,就已沾染了主观色彩,亦所谓的“主观化”。这既是一个共时概念,又是一个历时概念,前空表人模研究也应遵循此法,以更好地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词语模[C]//邢福义.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146.
- [2]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6: 72-98.
- [3] 邵敬敏,任芝镁,李家树,等. 汉语语法专题研究[M]. 增

- 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2-235.
- [4] 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6] 江桂英.原型范畴理论缺陷再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42-48.
- [7] 吴世雄,纪玉华.原型语义学:从家族相似性到理想化认知模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57-64.
- [8] 吴世雄,陈维振.论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28(4):14-19,80.
- [9] 俞建梁.模因范畴论[J].外语学刊,2016(2):23-27.
- [10] 涂海强,杨文全.媒体语言“X+哥”类词语的衍生机制与语义关联框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24-30.
- [11] 赵艳梅,杨文全.当代汉语新词语表人词语模主观性解析[J].新疆大学学报,2018,46(1):139-144.
- [12]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5.
- [13]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5.
- (责任编辑:陈丽琼)